

测鬼神之情状
发人间之幽微
读狐魅之故事
梦幻之[围城]

里乘



清 许奉恩 著·董国超 标点

里

【笔记小说精品丛书】

乘

〔清〕

许奉恩著

董国超标点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里乘/(清)许奉恩著.—2 版.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
2005.5

(笔记小说精品丛书)

ISBN 7-5366-4806-5

I. 里… II. 许… III. 笔记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6748 号

[清]许奉恩 著 董国超 标点

▲ 里 乘

(笔记小说精品丛书)

责任编辑 寇德江

封面设计 邵大维
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125

字数 204 千 插页 2

2000 年 5 月第一版

2005 年 5 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4001—9000

ISBN 7-5366-4806-5/I · 887

定价:17.70 元



前 言

《里乘》作者许奉恩，字叔平，安徽桐城人，生卒年月不详。《里乘》一书成书于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光绪初年抱芳阁曾刊印巾箱本《兰苕馆外集·里乘》一书，此书后有浙西金安清写的“跋文”，在文中有关于“先生年已六十”的说法。由此推断，许奉恩应生于1816年，也就是嘉庆二十年前后。许奉恩的生平活动，我们也知之甚少，从许奉恩的同乡方濬颐和方锡庆撰写的“序文”中可以知道，许奉恩年少曾应童子试，以出众的才华赢得试官的青睐。以后曾在州府做过幕僚，词锋锐利，英气逼人。但仕途一直不畅，直到中年以后才得了个邑令的小官。许奉恩把郁郁不平之气，转化为著书立说的动力，曾撰写诗文、小说著作十余种，今存世的除《里乘》外，还有《兰苕馆诗抄》十一卷、《桐城许叔平文品论诗合抄》及《转徙余生记》几种。

《里乘》是在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和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影响下产生的作品。作者许奉恩在“序”中为自己标定的最高创作目标，就是鼎立于蒲、纪二氏之间而自成一家。那么他怎样

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？我们不妨把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和《里乘》三部作品作个比较：《聊斋志异》把人间林林总总百态万象，包容于谈狐说鬼的故事构架之中，像一片光怪陆离的凸面镜，映出的形象虽是变形的，还原后，却可以看到生活的真实情景；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以学者的睿智和治学的严谨，用简约洗炼的笔触记录世态人情，展示出一种书卷气的实录风格；《里乘》取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实录精神，借《聊斋志异》怪诞形体，达“劝惩”之目的。具体地讲就是，《里乘》的实录精神，体现在叙述视点的客观性（某人讲，某人见，某人亲历）、叙述方式的现实性（类似于民间传说实录，在叙述节奏、格调等方面，更接近于现实故事）。作品的怪诞形体和劝惩目的，体现在因果报应和报应实施者的超现实品性（凭借鬼神施威，福善祸淫）。正如作者在“序”中所讲的：“遇演忠臣、孝子、仁人、正士，无不肃然起敬，津津称叹者；遇演权奸、忤逆、金壬、宵小，无不决眴恚愤，交口唾骂者；甚至演升天成佛，及地狱种种变相，又无不羨怖交集，以为福善祸淫，报施不爽”。《里乘》这种希冀兼得《聊斋志异》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之长的艺术企求，并没有使它取得鼎立于两部作品之间的成就。相反，学“阅微”而缺其丰厚，学“聊斋”而欠其轻灵飘逸，因而的确难与之同日而语。

虽然如此，《里乘》的许多篇章，至今仍有认识价值，也不乏曲折生动耐人玩味的篇什，很值得一读。下面分别加以介绍：

一、暴露官吏的丑态

清廉乃为官之本，但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做到这一点的官吏却不多，尤其是到了清代，官吏的腐败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，当时曾有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之说。《当涂令》写某公由进士出身而任当涂令，到任之时，恰逢水灾，饥民群聚县衙前，乞求父母官救助。某公一方面为自己一上任就遇到这种麻烦而懊恼，

里乘·前言

一面又在挖空心思筹划“自救”之策。某公果然与谋士一起想出了主意：据实上报灾情，请求赈济，上方定会拨款救济，有了救灾款，自己致富岂不容易？就这样，某公侵吞了四万救灾款中的两万，另一半又私下分给了幕僚，饥民未得十分之一，结果导致尸横遍野，惨不忍睹。某公这种发国难财的极贪极恶的做法，可以看作是清朝腐败官吏的典型。

《褚祚典》也是一篇锋芒锐利，讽刺极深的作品。褚祚典本是一个绿林人物，后来因军功得了个按察使的官职。作官之后，旧习不改，仍与绿林朋友交往，遇到巨商富贾经过，他还忍不住亲自披挂上阵，做些拦路截财的勾当。因此，由他任职的地方，群盗蜂起，屡禁不止。后来从外地来了一个名捕，才揭穿了褚祚典的伪装，把他送上了断头台，从此该地盗踪绝迹。这真是一个官匪一家的绝好例证！

此外《雷击某总戎》写某总戎趁夜半风高之时，纵兵抢劫民船，奸淫妇女，然后把满船上下，全部杀尽，投尸江中。《某太史鬼求代》写某太史生前常年与优伶鬼混，死后为鬼又潜入一少妇家，乞求少妇代他做鬼。他在少妇面前，百般唆使，或哭或笑，忽尔跪倒，忽尔上前为少妇拭面，丑态百出，令人作呕！最后被人发现，来不及逃避，影像印在墙壁上，用水泼洗都不能清除，直到后来僧人诵经，用了法力“匝月方灭其迹”。这篇作品给那些花天酒地的官吏“立此存照”，真是畅快淋漓的讽刺。

二、歌颂下层妇女的高尚品质

《蒋柿姑》是《里乘》中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，作品中的主人公蒋柿姑是个光彩照人的劳动妇女形象。她幼年父母双亡，随孀婶生活，年龄稍大就帮婶子做针线活，维持日常生计。晚上她又以督促堂弟读书的机会，不仅学会了识字，而且能拿笔为文。同乡某公子羡慕她美丽娴慧，想用金钱来引诱她，遭到蒋柿姑严辞痛斥，某

公子怀恨在心。后来蒋柿姑嫁给了一个家徒四壁、但“意气轩昂”的穷书生，夫妻二人偶然从自家小院中，获得一笔埋于地下的无主之财。生活刚刚安定，又遭到某公子陷害，被诬告与强盗勾结，蒋柿姑之夫被投入牢中，在意外打击面前，蒋柿姑从容镇定，亲自走笔具词，为丈夫伸冤。县官极为赞赏伸冤之书的文辞精美，说理透辟，当即再次提审蒋柿姑之夫，不仅审明案情，而且搞清楚蒋柿姑去世的父亲就是自己的启蒙老师。蒋柿姑凭自己的胆识智慧，打赢了这场官司，严惩了暗中报复陷害的某公子。蒋柿姑是集中国妇女勤劳善良、坚贞勇敢等传统美德的光辉形象，把这个形象与明清小说中同类任何一个形象相比，都毫不逊色。

《里乘》还有几篇作品表现误入红尘的青楼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而执着的追求。“仙露”（《仙露》）先是出钱让某生为自己赎身，出走后又几次在关键时刻出资，使某生由做小生意到做大买卖，直到用钱买到一个太守的官职。某生上任后，大小事情均由仙露决断，居然赢得了较高的声誉。正是这个青楼女子，使一个凡夫俗子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，仙露的从容镇定和审时度势的超人智慧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袁姬”（《袁姬》）为追求幸福而巧设计谋，关键时刻果敢决断，则表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侠气概。写青楼女子义无反顾地追求幸福，在明代的“三言二拍”中就有佳作，杜十娘就是这样一个人光彩照人的形象。仙露和袁姬继承了这些形象的特点，而在见识之高和豪侠果断上，则有超过以前形象之处。

三、表现下层劳动者侠义豪爽的气概

《绛帻生》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勇士形象，他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为使一个倍受丈夫和大妇残害的小妾摆脱贫水深火热的境地，他假作奉父命探视妹妹的哥哥，来到这个不幸女人的家中，为她主持公道，绛帻生的义举不仅慑服了凶悍的大妇，而且赢得了左邻右舍的同情。绛帻生对这个偶然路遇的弱女子的救助并未止于

里乘·前言

此，以后他每年都要来到这个女子家中，询问她的情况，两人的情谊，胜过亲生兄妹。绛帻生这一形象展示了劳动者刚烈忠厚的优秀品德。

《里乘》通过一些作品，表现“盗近于道”的主题，这非常发人深思。与一些贪官污吏相比，这些被称为盗贼的人，更近于得道之士。《摺差》中的老侠客痛斥奸淫寡母、杀害婴儿的徒弟，并命令徒弟自裁。徒弟拜服于地，一面认罪，一面毫不犹豫地拔剑自刎。老侠客的义气刚烈，表现得十分感人。《金钱李二》中的巨盗李二，也是这样一个得道的盗。《笪侍御》中被人用钱收买来行刺清官的刺客，也是一个重气节重品行，不为势利趋使的得道之盗。

四、揭露佛门败类的丑行

《里乘》的一些作品，揭露了在佛门清白幕布掩盖下的种种丑行。《活佛》写一群恶僧，竟把一个无辜者用药致哑，然后囚于密室，每天只给一些不加盐的素食，经过不到一百天，制造出一个浑身虚肿，不能站立，不能说话的白白胖胖的“活佛”，这种对人的极端摧残，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。《欧公子》中写的尼姑庵实际上是一个淫窟，里面上演的一幕幕肮脏邪恶的丑剧，比青楼妓馆有过之而无不及。《行脚僧》写两个僧人竟为一碗粥闹出人命，作品中描写的饥肠辘辘的行脚僧低三下四地哀求老僧施舍，而老僧一副旁若无人，慢腾腾地喝粥的情景，真是一幅辛辣的讽刺画！

这些作品说明，佛门圣地也并非一片净土，里面也是鱼龙混杂，一些神圣的佛事活动，未必没有阴谋和罪恶包藏其中。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作品具有破除迷信的进步意义，但至少它们可以减少人们敬神的盲目性，因而，也是应该加以肯定的。

五、《里乘》中的一些作品构思巧妙，情节曲折生动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

《小卫玠》写书生小卫玠与珊瑚曲折的爱情故事。作品开头写

珊柯暗中爱慕小卫玠而患病，嫂嫂愿意为两人搭起鹊桥。但珊柯之父贪图门第财产，把珊柯嫁给同乡某公子，情节涌起一个波澜。洞房花烛之夜，公子忽然被人用刀杀死，此人冲进洞房，吹灭蜡烛，自称小卫玠，欲与珊柯求欢，后因来人而慌忙逃走，小卫玠因此被连累入狱，情节涌起第二个波澜。后某按察巧设计谋，断出真凶，小卫玠和珊柯也在患难中互见真情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此篇情节可谓一波三折，丝丝入扣，使人自然联想起《聊斋志异》的名篇《胭脂》。类似于《小卫玠》这样的作品还有《杜有美》、《姮儿》等，由此可见作者较深的艺术功力。

《里乘》还有一些作品写怪异传说，虽然内容荒诞不经，但形象描绘则很精巧，读起来饶有兴味。比如《怒睛鸡》中那一双勇斗蝎子精的公鸡，《海州四怪》中常幻为老者人形，哄逗孩子，和蔼可亲的蜘蛛怪，这些形象虽不能说有太多寓意，但个性鲜活，能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。

《里乘》在思想和艺术上虽取得一定成就，但如前所述，与《聊斋志异》这样的大家作品仍有一定差距，其中有些篇章写由女变男（《吴解元子》、《王素芳》等），有的宣扬奴才必须报恩（《变驿马》），有的写人神艳遇最终成仙（《林妃雪》），这些作品在虚无气中，透着恶俗之气，读者在阅读时要注意鉴别。

在校点本书时，我们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出版社的《笔记小说大观》为底本，除明显的错别字进行了更正外，基本忠实原本，未做其他改动。由于水平有限，本书一定存在一些问题，敬请方家和读者指正。

董国超

1997年6月10日

说

例

一、劝惩之书，不啻汗牛充栋，阅者嫌其老生常谈，往往览不终卷，辄即欠伸欲睡。是书义取劝惩，名之曰《里乘》。凡遇耳闻目见，可愕可欣之事，间亦登之，非敢自乱其例，盖欲藉以醒阅者之目也。

一、余善余殃，降祥降殃，皆由于善与不善，载于经书者最详，此即说因果之祖也。大抵世家大族，其先类皆积有厚德。予每有所闻，即乐而吮墨登之，以证因果之说不谬。

一、士子束发受书，非得科第不能成名。而科名得失，半由于祖功宗德，半由于己身功过。每闻科场报应，亦必登之，所以为有志科名者劝。

一、神仙有无，原属渺茫，说部所载最多。兹载林妃雪事，谓求仙必先行善，可见求仙并非难事，特患人不肯多行善事耳。至吴真人事，吾乡妇孺皆能言之，以孝注名仙籍，尤信而可征。愿以告世之谈道者。

一、鬼神之德之盛，先师曾反复道之。是书所载俞寿霍事，真

实不虚，勾贼殃民，冥罚炮烙无已，可见阴律严而且当，梗化者能无寒胆也？如神之最灵显者莫如雷部，是书所载较多，蚩蚩之氓，能不闻而恐惧乎？

一、说部所载狐仙，类多子虚之言，是书间登一二，皆实有其事，以其足以警世也。

一、说部所载闺阁儿女私情，往往刻划尽致，未免有伤风化。是书间登一二，皆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至逾墙钻穴、狂荡苟且之事，概不录焉。

一、说部所载淫情蝶状，类多凭空结撰，尤伤心术。是书“三十六花禅”一则，以系实事，俾少年子弟见之，庶知有以自警也。

一、绿林之徒，法所不贷，是书间登一二，以其所言所行盗也，而几近于道矣。蕪菲薈葑，皆有可采阅者，当亦以为然也。

一、吾儒出膺民社，听讼最难，如遇人命所关，尤当慎而益慎。予每闻奇狱，辄笔之另为一卷。凡为民父母者，其留意焉。

一、述而不作，先师且然。予每阅丛书秘册，与故老遗编可扩闻见者，或为之删繁就简，或全录其文，亦汇成一卷，愿公同好。必标出作者姓名，以不敢掠美也。

一。粤寇之乱，十余年来生灵涂炭极矣。予流离转徙，间关数万里，每有所闻，辄笔志之。书成，名曰《风鹤途说》，意留待承平，俾𬨎轩之采择焉，惜武林失陷时其稿散佚。幸吾乡左阶训茂才曾录有数篇，函寄归于，汇成一卷，赖其嗜痂之癖，助予享帚之珍，俾是书如塔合尖，亦左君之赐也。

一、忆予少不更事，读书每信口雌黄，喜攻人短。既粗学作文，始知布局造句、起伏照应、经营接構甚非易易，因复取前书读之，乃不敢妄置一喙，事非经过，不知其难，大抵然也。是书仓卒付梓，字句间多疵类，大雅君子，幸赐纠正焉。

里乘·说例

一、近时说部，金推《聊斋志异》为巨擘，其所纪载，类皆狐鬼，可凭意造。是书多系实事，叙次较难。自癸卯秋试报罢，鬱鬱无聊，听客述伊文敏相国言，戏援笔记之，厥后岁有所赠，积久居然成帙。乃迄今三十余年，所得仅此，良以闻见太隘，征事甚难耳！倘天假我以年，尚愿再撰《里乘》一书，以续其后。伏望四海同志，遇有可欣可愕，足资功惩之事，不吝邮寄大略，俾得据掇极成编。幸甚，幸甚。

目

录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前 言 | (1) | 雷击二女 | (19) |
| 说 例 | (1) | 雷击某氏子 | (20) |
| 自 序 | (1) | 叶孝廉 | (20) |
| 卷 一 | | 僵尸 | (21) |
| 张相国祖 | (3) | 何相国兄弟 | (22) |
| 方老宫保 | (4) | 傅青主征君轶事 | (22) |
| 文字竹叶 | (5) | 卷 二 | |
| 一文钱 | (6) | 陈太封公 | (26) |
| 韩文懿公轶事 | (7) | 刘封公 | (28) |
| 富翁子 | (9) | 程太封公 | (28) |
| 吴生 | (10) | 倪封公 | (29) |
| 姑苏某翁 | (12) | 李封公 | (30) |
| 余徐二公轶事 | (15) | 叶封翁 | (30) |
| 杭城某翁 | (16) | 黄勤敏公 | (31) |
| 左生 | (17) | 张叔未先生 | (33) |

笔记小说精品丛书

|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姚孝廉 | | (34) | 海州四怪 | | (74) |
| 某公分校 | | (35) | 郑甲 | | (75) |
| 乡场显报 | | (36) | 千金亭 | | (76) |
| 吾乡张生 | | (36) | 员先生 | | (77) |
| 张玉常观察 | | (39) | 钱弗要 | | (78) |
| 余镜湖太史 | | (40) | 徐霞客 | | (79) |
| 甲乙偕试 | | (41) | 产怪 | | (80) |
| 林妃雪 | | (43) | 祝由科 | | (80) |
| 夜话 | | (50) | 褚祚典 | | (81) |
| 吴真人 | | (52) | 古雏鸾 | | (83) |
| 吴解元子 | | (56) | 粤东某甲 | | (86) |
| 潘氏祖 | | (56) | | | |

卷 三

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扎拉芬夫妇 | | (57) |
| 仙露 | | (58) |
| 袁姬 | | (61) |
| 夙冤 | | (64) |
| 赵乙 | | (65) |
| 绛幘生 | | (66) |
| 尸变 | | (68) |
| 小蛇 | | (69) |
| 辣虫变蛇 | | (69) |
| 溧州儒学蛇 | | (70) |
| 溧阳史仲皋言三事 | ... | (70) |
| 樵夫某甲 | | (71) |
| 平乡县老儒 | | (72) |
| 超勇公轶事 | | (73) |

卷 四

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姮儿 | | (88) |
| 附录:宫娃歌 | | (97) |
| 节妇吟 | | (97) |
| 佳人 | | (97) |
| 某太史鬼求代 | | (98) |
| 柯寿鞠 | | (99) |
| 伊莘农相国言 | | (102) |
| 圆光二则 | | (104) |
| 楚北王某 | | (107) |
| 爱儿 | | (108) |
| 变驿马 | | (110) |
| 厨媪 | | (111) |
| 玄坛 | | (111) |
| 邑人某甲 | | (112) |
| 秦氏妇 | | (113) |

里乘·目录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|
| 某媼 | (113) |
| 吴明府 | (114) |
| 陈司马 | (115) |
| 林远村方伯 | (115) |
| 浙江学使署狐 | (116) |

卷五

| | |
|-------|-------|
| 折差 | (118) |
| 欧公子 | (120) |
| 虎钓 | (127) |
| 俞寿霍 | (127) |
| 萧状元 | (130) |
| 甓社湖蚌蛛 | (131) |
| 怒睛鸡 | (132) |
| 蛇妖 | (133) |
| 周孝廉妻 | (136) |
| 产鬼畏伞 | (138) |
| 制军某公 | (139) |
| 蚁阵 | (141) |
| 笪侍御 | (144) |
| 李泥丸 | (145) |
| 鱼城 | (147) |
| 某官妾 | (147) |

卷六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吴和甫侍郎轶事 | (149) |
| 年大将军 | (151) |
| 甲与乙为善友 | (153) |
| 王素芳 | (155) |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|
| 素芳说梦 | (156) |
| 吾乡某太史 | (156) |
| 指腹为婚 | (158) |
| 老圃某翁 | (159) |
| 产蛇 | (161) |
| 雷击某总戎 | (162) |
| 崔太史 | (163) |
| 王氏子 | (164) |
| 雷击邵伯民 | (164) |
| 大通余翁 | (166) |
| 雷击三则 | (167) |
| 猎人某 | (168) |
| 行脚僧 | (169) |
| 当涂令 | (170) |
| 金钱李二 | (171) |
| 九山洞 | (175) |
| 少年客 | (176) |
| 剑侠 | (177) |
| 父子同日合巹 | (179) |
| 毛甲 | (180) |
| 戴明府 | (181) |

卷七

| | |
|------|-------|
| 某公子 | (183) |
| 雄黄弹 | (188) |
| 有外山王 | (191) |
| 蒋柿姑 | (195) |
| 活佛 | (200) |

笔记小说精品丛书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礼部书吏 | (202) | 婉姑 | (219) |
| 肇庆府署五异 | (203) | 某氏子 | (222) |
| 鬼批县尉颊 | (204) | 媚莎 | (224) |
| 庚午神诛水怪 | (205) | 清苑县某氏女 | (226) |
| 金毛吼 | (205) | 杜有美 | (228) |
| 蜘蛛怪 | (205) | 守贞 | (232) |
| 骊媛卿 | (206) | 褪壳龟 | (233) |
| 记海鹿门别驾少时事 | (206) | 某令 | (234) |
| 纪梦 | (208) | 孙明府 | (235) |
| 附录：重修虞姬墓碑… | (212) | 倪公春岩 | (236) |
| 卷 八 | | 张船山先生讯盗 | (240) |
| 小卫□ | (215) | 张静山观察折狱 | (242) |

自

序

小说在汉时已称极盛，西京以来，大儒多为此体，类皆光怪陆离，择言尤雅。魏晋六朝踵之，作者愈繁，修洁亦复可贵。厥后唐代丛书，大放厥词，间多巨幅，放纵不羁，殊具奇气。沿及宋、元，渐流粗率，明则自郐无讥矣。至我朝，山左蒲留仙先生《聊斋志异》出，奄有众长，萃列代之菁英，一炉冶之，其集小说之大成者乎！而河间纪文达公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属辞比事，义蕴毕宣，与《聊斋》异曲同工，是皆龙门所谓“自成一家之言”者也。嗟乎！小说虽小道，岂易言哉！夫编氓生长穷乡僻壤，耳不闻先正、遗训，而同此秉彝，同此好恶。岁时伏腊，报赛饁弄，遇演忠臣、孝子、仁人、正士，无不肃然起敬，津津称叹者；遇演权奸、忤逆、金壬、宵小，无不决訾恚愤，交口唾骂者；甚至演生天成佛、及地狱种种变相，又无不羨怖交集，以为福善祸淫，报施不爽；而互相劝戒不置者，于以见人心好恶之公，而秉彝之未泯也。其或农工之暇，二三野老，晚饭杯酒，暑则豆棚瓜架，寒则地炉活火，促膝言欢，论今评古，穷原竟委，影响傅会、邪正善恶、是非曲直，